

虞鄉縣志

117

虞鄉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上

唐張元素諫修洛陽宮乾陽殿疏

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一

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讎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奈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卽曰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幸以搖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也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

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亾國  
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矣

唐贈虢州刺史太常卿趙公碑銘

兵部郎中邵

說安陽人

惟天水趙公諱叡冲公隋員外郎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渭原公顯和之元孫開府儀同三司博州刺史世立之曾孫皇朝監察御史君煦之孫虢王府法曹參軍徵之子自渭原四代咸著清德洎公纂承嘉聞益彰志業貞簡形儀朗異以孝友謹敬協柔昆弟以義理誠純接奉朋交文蔚行茂顯於當世天后時應明堂大禮科上異其對授陝州陝縣尉轉汾陰平遙尉囂劇之地以幹敏稱秩滿從調吏部侍郎蕭至忠以公所試超等授大理評事公迫於祿養請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

署同州河西丞贊貳其政毗輯吏肅劇賊遁逋伏奸不興縣六百石郡二千石皆受成仰辦不意道長運速奄忽遐殂以景雲二年冬十月二旬有一日終於縣館享年五十二及夫人平陽敬氏卒以開元廿四年四月廿一日合祔於虞鄉縣五老原公寢疾告其二子良器良弼曰吾祖成季宣孟忠勲炳著迨漢吏部尚書融晉黃門侍郎允亦能勦攘寇難捍衛王室二祖皆係河東守子孫因徙家焉由魏歷隋位與時易爾後仕唐三葉而未登吉祿以吾祖宗福豐慶衍固不當湮抑淪廢意爾曹爾嗣其將必有達人

泉公卽世適卅歲而子良器官至中書舍人未五十歲而良弼官至陝華等七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嶺南兩道節度使太子賓客元宗朝以嗣子叅掌綸誥追贈公虢州刺史夫人平陽郡太夫人肅宗朝以次子節制方面累贈公太常卿今聖踐極嗣孫密邕薰復縱袞等咸擅才業宦成三署竟如公疇昔之所識於乎趙氏再世昌茂克大其門皆虢州祇奉先軌貽裕後續仁積訓深之所致也宜其誕受光飾享茲徽章敬篆石立表紀旌風烈銘曰德積於微業成而彰先時蹇舛允羨其昌於烈趙公亶惟貞良砥修行學顯茂家邦施子及孫再世以光登朝就列佩玉鏘鏘澤孚本根沃潤黃腸有苾遺風久逾馨香於斯篆刻裕美無疆大歷四年歲在己酉五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子建左衛帥府法曹參軍集賢殿待詔琅琊王璠書

唐韓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迴紇立可敦詔兼侍御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五

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迴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假迴紇之力焉約我爲市馬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於大國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

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擇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監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廻紇師助亂人心大恐公旣出至恒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

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之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平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於其將卒如語

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之

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已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職在庭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詞疾作不能事凡將大臣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曰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遷上語問曰宴復有人謝



者上喜曰董某入病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畱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畱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管內度支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元佐益其師至十萬人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維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寧之故監

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宏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與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郭三軍緣道譴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元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之而後命軍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

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  
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太和初元佐遇軍  
士厚士寧懼不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  
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  
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  
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時  
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  
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佐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  
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

節度判官職事修人變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  
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  
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  
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  
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  
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  
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  
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  
洋有關其郭闐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

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其誰與安始公爲葦  
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  
惡無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  
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勲累升爲上柱國  
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  
氏夫人皆先公終公四子全道溪全素解全道全素皆上  
所賜名全道爲祕書著作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  
理評事解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  
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唐劉行中幡竿銘

百梯山寺之西南岑南臨峻嶠北負率原崢嶸萬仞蕭條  
千里風生牝谷韻清響於禪林澗入猴池靜涓流於定水  
長蘿絰日層崖擁雲幽溪不春還壑無景殊形詭狀不可  
殫論

唐權德輿董晉神道碑銘

漢興五代孝武思理膠西相陳天人之際王道之端昌言  
大對統紀條貫純嘏積厚遠而寢明帝唐九葉順考古道  
隴西公兼將相之重承衛尉之崇啓心宣力作率慶事陟  
恪宗工能積其烈公諱晉字混成河東虞鄉人廉忠溫厚  
絜矩通理秉義以立故不爲利疚知動之微故每與吉會  
初肅宗受瑞命以合兵車思欲去元元於湯火致王度於  
金玉以文告威讓遠猷密命之爲重也故公解巾披荆校  
文視草凡三徙官被以采章代宗御天下乃清吏職以爲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二

文憲彌綸陪貳事任百辟交修則理道洽故公再入御史  
府三爲尙書郎歷祕書監長府奉常武侯之亞今上建皇  
都以纂鴻業思代天工俾寧方內故公出入屯夷昭明有  
融中居大僚以至柄用貞元五年春三月拜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五年除禮部尙書用耆碩俊德轉遷  
兵部分正宏化以本官畢命爲東都畱守東都畿汝州都  
防禦使安危注意以左揆持相印充宣武軍節度使汴宋  
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十五年二月丁丑薨於位享年  
七十六罷朝三日追命太傅有司易其名曰恭惠職喪法

賻皆峻彝等所以視其踐履而加優之也初公以祠部郎爲出疆從事北方強驕蹇沓負伐功怙力徵我厚幣使臣指顧公攝其詞詞達氣直虜皆震伏殫威命於專對輝光萃於外區仁者之勇沛然餘力其爲太府未浹日而理乃珥貂蟬實兼憲丞含章以承顧問秉直以司紀律修起故事京師肅然其爲華州徵赴行內以祭酒亞相使於北河其往也薊門不出關東多壘習俗故態且相附離公則破其從約使循軌道其還也蒲坂旣阻王官未淸婪婪二逆恣睢相合公則折其兇謀因以鬱沒憑軾有勞扈蹕而旋

益用尊禮大其職業司微循也五校嚴備持重而不苛處網轄也六職遵修舉直而不紊典禮樂也百神咸秩薦信而不黷其爲相也上載元聖下熙百工柔惠小物協寧大政推明常古之制章叙理平之業粹和而不耀敬讓而不居言陳於前不可悉數拜章八上然後得請其撫封也尤爲難理先是在宥推恩參授兵柄至有恃凶器以邀好爵者氣燄不還風波相沿是邦再亂人用恫怨上以爲陳畱天下之效也非素重臣不可以率先賦政公旣受命與一二從事記室儒服而前不待裏言不恃捍衛寬信夷易閭

然風行長城大蔡蘊在靈府悍將伏罪齊人樂業四隣諸侯折中於公居四年政成力疲累求入覲因條陳利病請制於未然上難其繼以致沒代噫夫一邦之人得公而理失公而亂刼介夫殺大吏猶原燎川潰於不可遏嚮公之嘉猷密疏如前知焉其明智歟董氏在春秋時書法不隱在戰國時贊明命聞於諸侯自膠西而下淳耀溢大在魏有司徒昭在蜀有尚書令允扶義納忠以幹機衡其族舊矣公曾祖仁琬梁州博士祖大禮贈右散騎常侍考伯良開州新浦主簿贈尚書左僕射三代有令德而無貴仕蕃

祉所鍾發爲追崇宜哉有子四人祕書省著作郎全道祕書郎溪大理評事全素太常寺太祝解等其承學也專其就列也敬斬焉而孤纍然以哀卜於先日象數協吉以某年十月丁酉奉理命家法薄葬公於河南縣萬安山之原以前夫人南陽張氏繼夫人京兆韋氏祔焉從周禮也惟公自筮仕至捐館四十五年無伐善無違德歷官三十六皆以理効聞自建中以還居中分閩再調鼎實一人而已范文子所謂厚德者能享多福惟公有之全道等猶懼懿鑠之不永於後與陵谷之有遷也以德輿奉行公之命書

者三宜金石刻故跡其誅謚而爲之銘其詞曰后王財物  
雋又昭明以建皇極甫申居內方召理外周邦是式於惟  
隴西求福不同文武宣力調和公餼整訓長轂柔惠且直  
膠西章章道可匡王屈相下國綿代儲慶至公德盛位實  
配德子子干旃若往浚都俗旣紓息翻翻素旗今旋洛師  
人用悽惻惟是壤樹資於四布萬安之側德輝在茲永代  
有詞於以篆刻



唐韓愈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  
妾夫常語妾云吾嘗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  
文辭者凡所云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  
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敢以稚子汴  
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  
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  
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  
吾才豈不如今人而生於是而死於是也若爾吾哀必求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六

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旣哭弗辭遂叙次其族世名  
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  
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史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  
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  
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  
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  
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旣遷八月壬辰  
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月日葬河南偃師妻  
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

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七

唐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繁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濟房蘭廓四州曾伯祖諱爽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於河滸土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於內而文於外垂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八

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姓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遯世無悶矣亂有閒舉族如吳無以爲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於上由是貸其問旣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罹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

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議籍田書齊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  
衛率府兵曹參軍尙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  
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  
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斥侯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  
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爲晉州錄  
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  
爭先君獨抗以禮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  
大怒投几折簣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  
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恥謂長安王簿居德清君之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九

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旣除吏部命爲太常  
博士先君固請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  
後獲徙爲宣城四年作闔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  
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  
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直會宰相與  
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讐有擊登聞鼓以聞於上上  
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爲相者不敢恃威以  
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閒羣寃獲宥邪黨側目封章  
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

作鷹鷁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  
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惟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  
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  
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  
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  
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  
日終於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棲  
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天子行慶於下申  
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二十

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用柔明勤  
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誠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咸爲  
表式太夫人旣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册太上皇后於興慶  
宮旣乃宗元貶秩爲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  
元年五月十五日終於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  
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旣不克成先君之  
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薦酷名在刑書不得  
手開元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尙顧嗣續不敢  
卽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

用特性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二十一

唐柳宗元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唐貞元十二年十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曾王父某官王父某官考某官奕世餘慶叢而未稔濟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爲善者惑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愼端莊進止威儀動有恒度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弟與人信讓當職強毅遊刃立斷自少耽學頗工爲文旣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擇推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遊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羣士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二十二

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選擇貢士儒黨相賀庶人觀禮秩滿渭北節度延爲叅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旣喪主帥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埃退與道俱冲漠保神優柔肆儒四方聞風交馳鵠書載筆乘輶乃作叅謀出入朔方陪佐戎車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耀權略密勿潛機埋照完彼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鄰國是倣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寺司直出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橫斂黔首休息月校歲會莫不如畫庫豐財羨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

使分閫之寄參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公  
堂無事朝端延首方待以位既而祿不及伐冰政不獲專  
達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  
奔驥騁力中途踈足高鴻輕舉在雲墜翼凡我所知哀痛  
無極本道節度尙書朔寧王張公震悼涕慕不任於懷臨  
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忠監備亾禮賙賻甚厚行軍司馬  
侍御史韋中規等匍匐救助事用無闕丹旒素車歸於上  
京撰期定宅莫有憊素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葬哀  
禮咸申克窆兮堂掩坎廣輪顧盼無依徘徊增哀廟勒休  
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月君相巢等相與琢石書德用圖  
不朽文曰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耀文章  
司學徒儒風揚自渭北來朔方戎政閑黔首康冠惠文垂  
朱裳才不施天茫茫刊樂石篆遺德延休烈垂憲則於萬  
年長無極



唐柳宗元送解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元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僂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予者獨得解解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

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惟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茲矣

唐柳宗元左常侍柳渾諡議

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端自周以來  
諡法未改謹按柳公累遷臺閣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  
潔廉中禮納忠爲諍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  
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踐鼎司  
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忠退跡有推讓之高珪璋聞望  
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寔繁  
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旣當族屬且又通家傳言克備  
其遺芳考行取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愨詞定諡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二十五

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諡議

唐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  
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祖朝皇考  
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  
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  
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  
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  
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  
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  
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貞元十  
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  
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  
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  
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  
得柳州旣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  
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  
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  
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

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禮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膽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

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

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  
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  
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  
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  
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墓者舅弟  
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  
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後人

唐王勳范陽張公墓誌銘

皇唐代宗寶應大聖文武皇帝御寓之九載也龍集庚戌七月四日張公生太和丁未歲正月九日不祿享年五十有八嗚呼哀哉公諱遵字敬儒其先范陽人也曾祖守瓌皇朝散大夫將作大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祖去奢皇朝銀青光祿大夫京兆尹賜紫金魚袋父勤皇朝散大夫太子少詹事公卽詹事府君之第二子也珪組之茂勲績之崇實當時之盛族公聰慧之性自天得之韶年出就外傳從師之道備矣尋以門蔭署爲右武衛三衛續其禦捍之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二十九

勞授壽州安豐縣尉再命陝州靈寶縣主簿丁詹事府君之艱泣血三年哀毀無日柴丁在疚不是過也服滿親戚之請切友朋之箴旋調復授此官公執性剛武臨事果決慕宏羊之潛計尙顏高之勇力居必屋潤何患乎甑塵出必遊畋寧憂乎陋巷嘻嘻然亦丈夫之雄也莅虞三載庭無畱事賓朋笑樂日以爲常念鄉關之不遐羨雲山之俯邇秩滿遂竭餘俸卜居在茲霜零災生二豎秀木先折薤露云晞嗚呼哀哉早婚扶風竇氏先公而歿有子一人再娶武功蘇氏有息三人纔提孩惇然無怙

是可歎也長子試太常寺奉禮郎論斬焉如 茹此茶蓼  
以其年十一月廿六日甲申權窆於條山之北潛龍之岡  
禮也知余有接歡之舊俾述芳猷吮筆懷人愴篆貞石銘  
曰神理昏默禍淫毒痛梁木斯壞哲人其殂孀妻穉子

王谷之陰洪河之曲靈著克從佳城是屬一啓泉

肩長埋片玉

誌石乾隆三十八年墊出於虞東屯東莊韓氏屋舍之  
旁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

唐司空圖中條山居記

中條蹴蒲津東顧虞鄉纔百里亦猶人之秀發必見於睂  
宇之間故五峯頽然爲其冠珥是溪蔚然涵其濃英之氣  
左右函洛乃滌煩濟賞之境會昌中詔毀佛宮因爲我有  
谷之名本以王官廢壘在其側今司空氏易之爲正陵谿  
亦曰正貽溪曰愚以家世儲善之祐集於厥躬乃刻像大  
悲跂新構於西北隅其亭曰證因證因之右其亭曰擬綸  
志其所著也擬綸之左其亭曰修史勗其所職也西南之  
亭曰濯纓濯纓之窻曰一鳴皆有所警堂曰三詔之堂室  
曰九籥之室皓其壁以模玉川於其間備列國朝至行清  
節文學英特之士庶存聳激耳其上方之亭曰覽照懸瀑  
之亭曰瑩心皆歸於釋氏以棲其徒愚雖不佞猶幸處於  
鄉里不侵不侮處於山林物無天伐亦足少庇子孫且詎  
知他日復覩睂容訪陳跡者非今茲誓願之證哉久於斯  
石庶幾不昧有唐光啟三年丁未歲記



唐司空圖休休亭記

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其美在焉司空氏正貽谿休休亭本濯纓也濯纓爲陝軍所焚愚竄避踰紀天復癸亥歲蒲稔人安既葺於壞垣之中構不盈丈然遽更其名者非以爲奇蓋量其材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耄而曠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時之用又宜休也尙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者也其一曰闍顧謂吾曰吾常爲汝之師也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爲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二

於是谿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東北楹自開成丁巳歲七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七矣休休乎且又歿而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負於家國矣復何求哉天復癸亥秋七月記

唐司空圖書柳柳州集後

金之精麤考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挾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適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三

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詩歌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宋安樂郡開國侯孫繼鄴墓表

節錄

宋安樂郡開國侯孫繼鄴字元嗣其先金陵人曾祖惲祖謙仕吳爲顯官考承睿始署小校南唐烈祖識之於行列從征有勞爲左右所忌乃潛遊京師以策干太宗授左班殿直累官至左藏庫使繼鄴卽左藏之長子年十九以開調補三班奉職特授閤門祗候知保安軍曹瑋帥西府舉爲鄜延路兵馬都護遷端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涇原儀渭州鎮戎軍馬步軍副都部署轉步軍都尉侯封開國侯食邑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翊衛功臣超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四

召還闕旣行而疾作實皇祐四年 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九是冬柩自回中歸厝於中條之北原從左藏之域也子五人曰宗旦方毅有偉人稱今爲崇儀副使曰宗望曰宗亮曰宗奭曰宗信二孫曰仲達曰仲舉並署右職公姓沉爽有器慮年十五左藏以元白詩授之不喜誦且曰丈夫當爲國家攘夷狄清邊塞安能誦一編章句與童子輩爲儔乎尤好諸葛亮節制之法每戰鬪步伍旗幟進退前後無一越軼者諸將服其嚴整翰林學士孫抃撰

宋嚴有翼柳州文集序

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及踐祚方欲有所施爲然與文珍韋臯等相忤內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洗子厚亦可謂大不幸矣尙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五

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牴牾文珍輩又絕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文正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

宋樂沆司空先生隱居記

距虞鄉東十里乃王官谷唐司空先生隱居在焉先生諱  
圖字表聖登進士第學問文章取重當世歷官兵部侍郎  
龍紀乾寧間衣冠道喪先生絕意仕宦中條山下有先人  
別墅擅林泉邱壑之秀堂室亭宇環列左右棄官辭榮遁  
逸其間嘗爲休休亭山居記備載一時之盛土運遷徙朱  
梁以禮部尚書起於家不蹈亂階竟廢詔命晚年布衣鳩  
杖從幽人野叟之遊自稱耐辱居士保全令名終老巖石  
時移代變子孫不復守舊業往往分籍於民間有墓俯天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六

柱峯下世傳昔之休休亭蓬蒿蒙翳士人惜之今潁川防  
禦使彭城錢公治蒲之二年沆補乏下邑間以職事有請  
於府公曰吾境數百里昔賢之迹甚衆無如司空之高遺  
址尚存子其留意會邑有羨材卽因故地構亭而廣之又  
標榜刻記於上別書其後告來者以無廢取材以堅不以  
美命工以質不以華追山林獨佳之趣亦先生之志也至  
和三年二月十五日

宋張維重刻王元之二詩序

中條山上方靈峯寺舊立三石刊模解梁薛王二公中條山及五峯詩後歷年所許昌之詩石一泯焉而沒求之弗可得黃州之詩石二偃仆階所苔封雨駁文字缺落豕亥相資讀之而弗克通者迨將半矣會大夫江公來臨是邑寺乃邑封之內也公曾蘊六經學文飾其爲治之具政平吏肅民和年豐予贊公之治一晷有半月膺善教雍雍其和淳淳其洽矣旣三年公將罷去閱黃州之詩亦將從辭而泯也因而命僧崇緒改礱無名之碑石重照舊本刊模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七

黃州之二詩庶幾永垂於後爾噫江公非獨愛元之之才刊元之之詩每一念元之之身不容於朝言不用於時道不行於世三黜而謫死黃州則移其時而憂形於顏色公燕趙人也韓退之稱燕趙自古多感慨之士不爲輕矣予因序於二詩之末亦將有激乎後來者也

元劉致追表孫氏世系官爵墓碑銘

至大庚戌致遊大梁太定虛白文逸真人孫公爲余言曰履道聞之先君孫氏殘金時食指將八九十人興定元光間天兵下關陝先祖殿試君携家違難中條山之蒼龍谷俾人懷宋金以來誥勅與夫曾高肖像以爲約曰國勢若此家從可知恐無以自全各持是無失去庸爲他日識旣而國亡家亦隨潰先君時方十許歲隸大師國王戲下又十年還鄉里得女兄適陸氏者於關右之芝川始知兄宏居洛西寬隨兵入居渾源則八九十人者僅此所謂譜牒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八

詔勅靡一存者矣先祖太定間三舉赴殿不第乃隱居條山授徒於家歿葬茲山故賜第在河東懋化坊者復不存先君乃徙居太原元貞始元年九月廿九日捐館合葬從殿試君兆娶二李氏二子長德裕娶田氏子三人端本明本蚤世務本孫三牧童樵童魯童次則履道也渾源之序終絕宏居鄧娶趙氏三子長早世次天章娶杜氏子四人本文本大本 本次享娶某氏一子蚤世先塋繇宋安樂侯棲中條北原雷首山五老峰下東抵王官谷去唐司空圖隱密邇穹林高竹湍流危石旣清且駛頗爲駿農豪

牧

宅兆者至元十八年兄德裕徙居其側

南郭里覬者始息大德七年地衝厥常震於中夏居人室  
屋十僨八九故碑踣草棘中字復剝泐湧漉不可讀惟履  
道幼事老子教違先君訓幸累聖不遺方外臣三降璽書  
一爲提點再爲真人龍光載躬息渥數異且獲踵太古棲  
雲真人之後蚤夜兢兢如墜如失元家教緒幸不迷悖惟  
是孫氏枝幹凋瘁邱壟穢荒不以是時世人信從廣遠者  
爲刻文琢貞珉一旦身先朝露則將何以貽後世而淦來  
者乎且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於茲惴焉謹錄安樂侯神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九

道舊刻及所聞知一二事於先君者求擇筆焉辱賜之銘  
則吾家之存歿俱有感於子矣爲之序曰孫氏上世溯厥  
遠系宋翊衛功臣侍衛親軍步軍都虞侯原儀渭州鎮戎  
軍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  
使持節端州諸軍事端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兼御史大  
夫騎都尉安樂秬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  
戶諱繼鄴於公爲十世祖曾祖惲祖謙仕僞吳爲顯官考  
承睿是生安樂公公生宗旦宗望宗亮宗奭宗信旦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宗儀副使穰梓夔



路兵馬鈴轄兼提舉梓夔兩路諸州軍巡檢兵甲公事騎  
都尉三傳而至名拓者丁靖康之變將兵入蜀又三傳而  
至名贄者生公傅公翼公傅卽殿試君於公爲祖是生寬  
宏寓寓一名滋生德裕及公此其可考者自餘如世若年  
官稱爵里俱無所於稽固不得而詳也宋金以來中原板  
蕩后王君公之家淪墊湮窒邱墓莽爲寒烟野草者不知  
幾何人雖有遺苗淹涵聖世宏思滅澤躋位穹顯漫不知  
身所自來墳墓之安在者又不知幾何人公爲老子言者  
獨能諄諄於祖先家乘墜失及宗黨凋燼墳壟穢墟欲昭

徹其所生使後之人有所徵其爲心者不旣艱斯人矣乎  
都提點太古棲雲宗教十餘年道妙鬱中英華外暢真人  
虛位闔宮羽流者胥推以爲繼猶執謙德如弗克勝由是  
行省言之六書言之元門大宗師又言之尙書乃聞之帝  
溫乎玉音遂賜俞答玉圭寶冠西錦法衣恩禮沓至蓋公  
雖爲老子言而洞佛言尤邃儒言而孔大故能進退安舒  
動契矩儀也然則公之爲人可謂周矣其於孫氏亦可謂  
能子矣孫氏今無降衆仕者公之若此則其祖先亦無憾  
於九泉也予言固不能傳遠以信夫後猶將表章以出之

履道公之諱大方字天游其自號予既序之又以楚詞繫  
之使歲時歌以祀焉其辭曰條之山兮藂藂河之水兮滌  
溶偉至人兮達觀攬山河兮清雄翳河山兮衍秀招五老  
兮摺雷首泉石兮清佳草木兮藂茂條之山兮蒼蒼河之  
水兮湯湯彼條山之壯原爲孫氏之攸藏羌孫氏之遺允  
奠茲山兮樂康維山河之靜深媿孫氏之靈長元延祐五  
年十月二十日建吳興趙孟頫書

元託庸虞鄉縣學壁墨刻

余本無才識審辨惟憑盡心而已鄉聞晉地土厚氣燥雨雪  
雪微少歲收卽薄近因巡歷蒲境見黃河由禹門出山浩  
蕩南下阡陌不能沾其潤澤於心不無歉然者憶甘省寧  
夏開渠道引河流旱則蓄之以灌溉潦則放之以消瀉從  
無災祲而且沃肥莫比亦此河也獨利於彼而不利於此  
乎亦觀人力之何如耳如山東河南坦平無際東其勢不  
使衝決尙屬難能又可旁引導之肆行哉自當惟患是慮  
冀受其益則不易言也至於黃河之在蒲自省北保德境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四十二

內流入萬山之中經千餘里而出禹門雖遇上游多雨因  
穿山過峽卽漲溢百出亦必漸次而至所以蒲地從不聞  
有黃河爲災之說又河之兩岸右則自韓城至潼關皆山  
也左則北有稷山南有中條兩山流脉起伏交錯綿亘不  
斷亦皆山也河之遷徙止在山之間經由三門而入豫所  
以蒲地亦從無旁決之患束於禹門之狹隘旣不能過猛  
限於兩山之阻障又不能旁決開渠似無不可者永濟臨  
晉虞鄉猗氏滎河各邑俱在山之內河之間引灌似無不  
可者就其形勢度其導引蒲東之寺坡臨邑之北坡與滎

邑之河岸一色接連土人雖呼之爲坡余觀之似是河之舊岸若緣此坡迤邐開渠底中條之麓西歸於河於入水出水之渠中各設重埧量水之大小以時啟閉但使收河之利不使受河之害不惟五邑永享樂利接壤之解絳各屬度其可爲由渠導引以滋灌溉無不永受其益矣舊說有云湖廣熟天下足蒲屬能成此大利則河東三十七屬無歲不豐稔矣豈小補哉訪諸民間咸謂向不聞此壠畝各有業主開渠二百餘里廢田旣多孰肯損己以利衆或有未可云噫余何人斯敢望施此大惠於民間况考諸古

今凡巨功碩業非知及之力能爲之卽可舉行者必待衆心願慕企望之時乃可有成焉因書諸石以曉衆更待後之君子

金麻秉彝積仁侯昭佑廟記

夫山林川澤各有神靈所主其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舉而祀之禮也是以大則岳鎮海瀆國家祭之小則邱陵谿谷郡邑祭之河中府虞鄉縣中條在其境乃禹貢所謂雷首山也縣之東南八里吳閭村有鳳翅山乃中條之別岫俗謂之盤石崖峻拔特起不與他山爲偶望之若孤鳳舉翼因此得名東接王官林巒花竹數里不斷貽溪浪浪瀉出乎綠陰紅影之間山之麓有積仁侯昭佑廟謹按舊時國牒所傳前宋元符元年吳閭村山鳴如雷經月不息村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四十四

民大恐莫知所措時有方士任生謂里人曰此華神君之降靈也遂相與立祀而事之山鳴遂止千里之內或有雨暘愆期吏民禱之應如影響以此推之可謂有德於民矣崇寧中宦官皇城使榮州團練使王仲千被命修復鹽池親詣祈禱累獲感應特爲奏請以答神休至大觀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准勅賜廟額曰昭佑廟至二年十二月四日奉誥命封神曰積仁侯以此推之可謂有功於國矣自是厥後河中屬縣及解梁諸邑每遇清明日士民雲集割牲醢酒以享以祀鼓樂喧喧聲聞數舍當是時也桃李爭春

縞夜炫晝垂楊芳草俯仰青青衣冠羅綺來往其間酌酒  
臨流行歌映竹雲開巖岫翠出花稍美景樂事斯爲之極  
歲歲崇奉於今不絕大定己丑馮翊高公來宰是邑下車  
之後政平訟息百廢俱興以暇日拉簿尉楊公同謁是廟  
觀其殿宇壯麗門廡幽深危峯直其前流水環其中碧梧  
翠柏接葉交陰相與嘆曰神之宅此福我黎民兼承前宋  
制命特賜廟額侯爵不其躋與而無片石以紀靈異誠爲  
闕典道士蘇道常住持是廟有年矣灑掃焚修初終如一  
聞令尹之言曰久有此心敬聞命矣請以一人錄其事將

刻之石僕之所居廟隣舍義不可辭故書其神之始與夫  
建廟封賜年月次序云

明呂柟遊王官谷記

王官谷唐司空表聖隱居之地前少參許君德徵所重修  
今臨晉尹丁君仲本增飾之招道流以居守者也往時諸  
友多言其勝涇野子至解之再月偕邱孟學往遊焉馬至  
故市西折而南谷水北流入市卽貽溪沿溪南行五里至  
谷口路多巉巖石礙馬赤棘夾路掛衣裳躑躅至先門伏  
馬而過道流引登高致門門下砌石百級夾挾之而後能  
上見危閣焉北過休休亭拜表聖畢則曰已暮乃北過了  
亭飯於聚仙堂有侯沂段綬兩生讀書於白雲洞中白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四十六

雲洞者元孤雲子李了了菴所居以學休休者也乃臨石  
泉橋望天柱峯見羣山四周孫子環拱而此峯孤高插天  
與故市街所望益不同蓋其峯南之崇山又遠也渡橋夜  
與孟學連榻於石泉洞中洞在天柱峯根其前有清流自  
東瀑布泉引來而西匯爲小池欄杆護焉寢洞談今古論  
經籍久而後能寐晨興瞻表聖像飄然有出塵態讀休休  
記其抱經濟才與時不合而隱甚可痛惜但未題耐辱居  
士則又病其隘也壁間多宋元人詩皆有思致徊徘徊久  
道流引登西山觀秦王硯硯大如碾盤無口下如尖底磴

表聖山居記已有此名自硯傍不由故徑懸下蒼崖觀雙  
人石石在天柱峯中西北倚峯而立有圓石二枚恍如人  
面狀又似北望秦王硯而欲濡毫者也或曰在天柱峯東  
者爲眞云道流又欲西觀藏雲洞北至蘆葦泉言洞常出  
雲而泉更甘冽爲曹仙姑地乃未往直趨掛鶴臺瀑布自  
天柱峯直下而臺在其左傍鶴二月來五月生子去有懸  
草眠跡焉臺東孟學四人各據一石而坐北看天柱益突  
兀有四瞻雲日俱無影止有一峯高接天之句欲東升以  
觀東瀑布道流難之又欲南進以睇黃河道流又難之乃

嘆曰天下奇觀豈可盡哉遂北反坐聚仙堂而飯時巳辰  
巳間飯巳東遊猪耳山東南至瀑布登懸崖以觀之聲如  
雷轟貌如雪舞瞻眺更久乃下崖傍流而行北至柿林臨  
流編坐磯上孟學坐一孤嶼有僧在樹頭摘柿而落紅滿  
地吟興具發孟學得二絕一律予得六絕兩生皆有一二  
絕僕人自故市沽酒者至道流蒞以鮮蕨秋英乃滌卮澗  
中而傳酌蓋不羨古流觴也遂北至觀泉亭則東西瀑布  
合流之地而前御史安陽張仲修建斯亭以博養正之趣  
卽表聖之濯纓地也徙倚移時詩成而還問修史覽照瑩



心九籥擬綸諸亭及一鳴窻道流皆曰忘之矣乃謂孟學曰柘嘗薄唐詩人若表聖者豈可以詩人目柘舊過聞喜以塵事問德徵時已休矣今見其所舉予見笑於德徵者多哉遂歸聚仙堂取宋御史壁間詩韻與孟學賡和之後寢又明日自石泉洞南登路如蚯蚓柏檜交錯難進乃以手附道流背一皂又以繩引道流手而後上至秦無隅塔前北望不見峨嶠坡是曰微陰蓋予已出雲霧之上矣盤曲再登至李孤雲塔孟學嘆曰世之廉夫清士不用於時避世而至此耶則豈非時輔之失哉予笑而未諾又東繞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四十八

而上至八仙洞洞已到天柱峯腰洞口俯瞰乃謂孟學曰彼李孤雲者風斯下矣出洞欲直上天柱之頂道流皆謂路不可行扯予衣帶脫然予努力勇往幾至其頂俯首八仙洞又渺乎其下當其飄然之意蓋又非此流所能語也又嘆曰不知當時表聖之足履德徵之攀緣曾至此否乎孟學曰可記之以諗表聖與德徵於是仲本聞之使段生三取而勒諸石

明呂柟新建王官書院記

王官谷在蒲州臨晉縣之南六七十里其谷逶迤深廣入其中四山盤結壁立如人院落其東有瀑布自巘岫懸下曲流出谷至於故市以溉山陰諸田名曰貽溪蓋唐司空表聖辭朱梁之詔選茲勝地隱居之所也予謫判解州時嘗參表聖祠過三詔亭讀休休傳問了了庵登天柱峯宿石雲洞坐釣貽溪欣然忘返遂有詩曰此心已與茲山約曰過東巖不肯歸已而有僧自良峯煮茗來送西谿一鶴衣道人以豆粥二盂佐以秋蕨繼至云此仙姑泉飯也予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四十九

諾而嘆曰表聖不在乃使此流享其勝乎有記一首畱付白雲洞中書生今年甲午予再過此谷不覺且十年矣乃臨晉焦尹毀寺拆觀請諸提學曹公改爲王官書院且請予作於坊并題表聖祠扁而又以書院記請予爲之嘆曰壯哉焦尹之志乎美哉曹公之意乎夫虞鄉當在此谷之西數里皆大舜陶漁耕稼之故地也當時風動四方此地乃其張本至周質成讓田亦在此山之陽唐室旣衰朱梁僭逆表聖舊臣猶抱孤忠唾視朱梁不啻犬彘借笏朝參本心乃見將無尙有慕古之風乎書院旣作不徒爲資遊

覽登眺之所其必選敦行孝弟博習經史務本崇實之人  
延請爲師以立院主使之開設科條以待四方俊秀徐以  
勸導鄉里凡民或舉行鄉約勤於業作誘崇禮讓比方風  
動之世以助宣皇化斯爲良舉苟惟居記誦辭章之徒以  
較科第之利其進多謀家無益於國退多謀身有損於鄉  
改此書院視前寺觀有何如哉其作興之人反不有辱於  
表聖乎况敢望有虞時之人物哉斯舉也其小責在臨晉  
尹其大責在提學先生書院落成在嘉靖十三年某月某  
日其堂齋亭閣列碑陰

國朝劉培元畱楊觀察衣冠記

雍正七年廷臣覆晉撫議分繁邑一疏

天子可其奏春二月命試用小臣

劉培元

來蒞茲土縣名

仍舊其土宇販章悉從民便涑水以南舊屬虞鄉士

民爭願歸故籍以議分未決衆心惶惶迫呼籲觀

察楊公白於大憲繪圖考冊冒霜雪遍歷村墟方

議畫界以協輿情而

九重已聞其事特命兩大臣來疆理之公爲指陳形勢條  
列事宜不旬日而定越數月公以西陲有事奏請効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五十一

力

天子嘉之將去河東虞鄉老稚咸涕泣無計畱公乃製衣  
冠攜壺漿趨赴憲轅以見納爲榮公却之不能止諭  
屬吏培元力沮之培元諗於衆曰公愛爾民爾民忠  
於公第盡厥心毋以物爲也衆跪而前曰民有恒性  
好是懿德吾民望復縣治久矣歲輸租糧歷姚暹涑  
水暴漲多苦蹇涉聞之祖若父屢籲請而未得也今  
幸荷

俞旨而仍不復終不復矣匪我公其事曷濟且夫馭以嚴

威繩以峻法雖急公尚義之人幾入文網難存活公  
洞達事理不動聲色而置虞民於安脫虞民於危虞  
人之受恩倍甚於四州二郡區區一芹聊效鴻飛信  
宿之意耳公不納將匍匐堂下何忍去此培元諭之  
曰公已領爾心爾母恩瀆公公心安矣無已盍以衣  
冠肅而藏之歲時展拜宛如見公不庸愈於畱公篋  
笥乎衆乃懽然謝曰侯言是也公數至虞鄉必虔拜  
唐司空侍郎吾儕小人方議重修祠宇以公衣冠竝  
禮敬焉奚不可於是入俯伏再拜稽首晉三爵以爲

公壽且祝公之重來也公訓誨語甚夥諄諄爲人心  
風俗計久遠期其曰進淳古衆乃各俯首受命退公  
關東人諱應琚世爲名臣其深識遠謨皆本經術克  
守祖父家法來守河東道年甫三十衆丐培元爲之  
記爰系以詩曰至治熙熙人物殷阜分理封疆星羅  
碁布虞人故土通隸解梁周環涑水饒蓄繁昌元迄  
有明移改都邑五百年來人思古昔帝有恩命編籍  
重分公適蒞止緯武經文乃疆乃理訛言曰聞旣定  
碩畫輿論欣欣始時虞人莫知稅駕爰得我所秋斂

春稼始時虞人懼羅罪罟戴盆見天式歌且舞公臨  
下邑童叟懽呼公振旌旆矚瞻巷塗乃顧西宇曰予  
贊襄運籌幄幃殿

天子邦奔走偕來于河之陽壺漿送遠肅展冠裳祝以橐  
戢勒銘遠揚彤弓湛露鼎鐘旂常條山巍峩涑水汪  
洋重迎竹馬千里相望雍正九年辛亥秋八月朔日

國朝劉培元石衛村王氏先塋碑記

余泣虞鄉年餘每見紳士輒訪前賢嘉言遺行以備邑誌  
草稿初以分界未定不及詳核旣而攝篆永濟忽忽數月  
益未暇以爲自解組後無簿書案牘之煩得遍閱臨晉舊  
誌虞人每謂王公之爲此書惜乎詳於北而略於南予叅  
之他書亦不能無疑焉唐司空輿見於河東鹽法誌而臨  
誌未之載柳子厚與柳楚賢柳冲同出一脈誌書載其上  
馬石而不及其行誼文章其不能無待於後人之補緝者  
多矣會署事張公延樊生化龍等續纂邑誌樊生因爲予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五十四

言非獨司空柳子缺有間也唐石衛王公明士樂辭公皆  
確有碑碣而歿而不傳爲歛歔嘆息者久之又數月乃介  
王公後裔以來且出其世譜請於予曰王氏出於太原而  
諱得字天然者唐高宗總章二年己巳以德行兼身言書  
判授許州刺史儀鳳元年丙子歸鄉里於縣治東十五里  
石衛村愛其山勢奇秀風俗淳美遂偕子孫居焉永淳元  
年壬午卒享壽七十塋兆在條山之陰元明以來迭遭兵  
燹子孫四散致碑字剝蝕浸就湮沈今其子孫漸次復聚  
世勤耕讀其存者數百人念先澤之不可忘也塋所周以

牆垣高建門樓壹檉行將爲公立祠宇歲時合食於此以  
敦睦族之誼願我公一言以爲之記予於是嘆王氏之有  
後而弈葉之將興也位至刺史不爲不顯賦歸去來詞高  
尙其志品亦不爲不卓矣猶且久晦而不彰信乎祖宗之  
可傳固必賴子孫之繩繩繼序而網羅放失表章前徽亦  
有心者所不能自禁也編虞鄉誌者尙其益考所未詳毋  
使潛德高行之或有湮沒也歟



國朝劉培元麻氏族譜序

余覽臨晉舊志歎唐宋以來虞鄉多秀偉奇傑之士表表著述可以傳後顧遺編散失志中所載書目十無二三存者明丁仲本雅慕司空表聖哀集前人題咏詩文傳記爲一帙號王官圖集余遍訪是書於紳士年餘不能得乃於全唐詩內鈔得司空先生詩三卷曰夕披吟將刊之以專行於世又聞安邑王氏藏有麻公仲常貽溪集及其孫信之公古文約二十餘卷欲購得之與司空集可合爲雙璧而碌碌無暇每志爲憾事今年春有麻生昌宗以文來謁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五十六

出其先世譜系曰元明以後譜失缺矣而吳閻先墓碑碣宛存與司空墓相望將依世次昭穆續排纂之且新從安邑王氏購得先集行將抄錄付梓求一言爲序夫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倘莫爲之後無論殘編斷簡漸就磨滅卽其世序先後亦且荒略不能紀次古人之或傳或不傳亦各有幸不幸豈可強哉以余企慕貽溪卽其子孫無能傳述猶當表而章之况其鄭重蒐緝拳拳如此豈徒誦駿烈揚清芬方將卓然樹立與族人秀異者以行誼文章追步芳躅予能無厚望乎哉爰援筆而

爲之序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五十七

國朝符信學田記

嘗謂事之足以顯當時垂後世者史冊而外勒石以記由來尚矣余司鐸茲邑凡刑名錢穀之數自不相涉而吾學分內之事有難委諸他人者顧學政多端未暇備述而學田一項恩養士子作育人材甚盛典也當臨虞初分學田業臨東虞西而闔學諸生嘒嘒不平且控會勘始定虞南臨北之界共計地六頃長五百步濶三百步坐落一百九十八分每分地三畝零未幾縣令據呈詳請學田頂補樂輸地畝錢糧諸生控府控司力爭不可而覬覦者始罷其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五十八

謀斯時也學田方幸無事詎附近居民更有甚者胆敢糾衆強伯諸生屢控憲轅頗受艱辛批准諸生管業而招佃納租之案方定瓜分伯種之謀亦息今闔學奉憲勒石相謁爲文余因叙其始末云乾隆元年五月十五日立石

國朝古澧新街村藥王廟碑記

禮云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此論建祀於國者然也似不得概祀於鄉古之民百家共立一社謂之民社鄉之所祀惟此而已此外不列祀典然則雖有神祇似非鄉之所得祀也非鄉之所得祀則又烏容儼其法像闢其戶牖造其棖梁爲哉不知神雖非一鄉之神而一鄉之人亦必受神之賜旣受神之賜則一鄉之人亦必思答神之庥旣思答神之庥則一鄉之中自不得不隆其裡祀壯其廟宇此祀之所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五十九

由設廟之所由建鄉國雖殊其崇德報功之禮亦宜也而非過也虞鄉之西有義合里新街村前拱方山後帶涑水西瀕五姓湖地敞而田瘠俗厚而民淳余承乏於虞時常往來於村中見黃童白叟鳩杖竹馬咸熙熙自得男務耕讀女習紡績畜牧有羣五穀垂穎桑麻鋪棻就闔邑觀之煙雲煥景色風光絕四隣鹽道嶠嶺之間儼然一小桃源也因訪耆舊而詢之僉曰吾儕小人得相生相養於茲土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者豈繫人力也哉皆神祇之所福庇也村之東有古藥王廟同堂五間中座祀藥王暨孫真人

吾儕歲時虔恭祀之故寒暑不侵而疾疢不作人得以安者是或王與真人之所默佑也東座祀牛馬王吾儕祭祀以時則畜牧之茁壯孳尾生息無耗者意王其默司之乎西座祀城隍及土地吾儕春祈秋報不敢怠祀然則風雨以時百穀用成者意神其降之福乎余韙其言因思醫藥肇於黃帝佐以岐雷自倉扁俞佗以來莫顯於藥王真人王諱韋訊慈藏其道號也與真人思邈同爲唐人今世所謂爲之醫藥以濟其殍死者大抵皆王與真人之遺法也可不謂法施於民者乎且歷代勅封建祀則祀之也固宜

矣昔黃帝服牛乘馬使立醫獸之法馬皇承命以掌其事傳稱馬皇曾醫龍疾龍負之而登雲天與黃帝鼎湖乘龍先後合符且唐虞時伯益亦作虞衡後僅爲百蟲將軍而牛馬終爲王所專司今法施不朽物得以阜歷代亦勅封建祀其祀之也不亦宜乎古無城隍之神也事物記謂秦功臣馮尙夢感高皇帝云奉天命領城隍事後遂爲天下通祀卽古山川之神也又明史洪武六年以城隍神頒祀天下曰朕上畏天下畏地立城隍神示人知所畏也雖僅勅祀於縣然縣中有鄉亦神所司之壤也以神所司之壤

祀所司之神於禮亦宜也土地卽古之民社也或謂地界之神則又各有專司也且原奉勅建祀涖庇一方則血食一方祀之豈爲過乎然則古所云禦菑捍患者舍城隍土地又誰其享之語云夫民神之主也神主於民民依於神祀神爲民祈福原非崇淫祀比也縱不盡列祀典而禮以義起人心之所安卽典禮之所宜雖於衆神祇隆其裡祀壯其廟貌亦崇德報功之所宜爾也然則茲村之民於藥王真人諸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豈爲過哉旣而某某等思答神庥於乾隆十一年三月重修大殿五間香亭五間以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六十一

妥神靈而虔享祀斯亦不朽盛事也不可以不傳因覲縷顛末是爲記

國朝王錫采新樹唐司空表聖墓柱路碣記

按臨晉縣志唐司空表聖先生還山後預爲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酌酒人或有難色公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吾非暫遊此中是則先生墓當山居時已爲人所稔知而稔聞者也又按宋虞鄉令樂沆司空隱居記云有墓俯天柱峯下是則先生墓大約附近王官左右也余以先人別墅在王官攜家居焉往來山下村落尋訪碑碣邱隴歷年不得其處已酉七月與虞鄉文學李子文侯張子孔彰推心昆季避暑高寺相約尋訪司空墓遺蹟文侯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六十二

曰吳閭村東南里許爲貽溪故址舊有荒邱土人傳爲司空墓山水西徙墓址無存枕石漱流垂四十年矣余聞之驚且喜次日急詣其地更得田叟三人年皆期頤記憶尤悉遂因崩岸量度墓址遠近得馬鬣迹焉卽於是曰鳩衆出貨市石柱刻先生姓字官爵立墓前墓東北爲東西阡道立石碣誌去墓方向尺寸恐他日山水橫嚙不致復爲埋沒也明年庚戌三月襄其事與諸同人詣墓所爲文以祭祭畢選石而坐因相顧而嘆曰天下事身有所當爲而力又可以勉爲者宜及時而爲之否則遺憾無窮也王官

山水因司空寄跡名勝甲三晉歷宋元及今賢士大夫遨  
遊題咏者幾遍山崖屋壁間墓田去王官咫尺耳惠一片  
韓陵使憑弔者得竭其展墓之誠亦身所當爲而力又可  
以勉者顧斷碣無傳殘碑失記數百年荒煙蔓草夜月夕  
陽何異乎今之澗水泠泠亂石磊磊也逆而遡之有不爲  
前賢之所同憾者乎我輩今於山石礧确中樹柱樹碣用  
圖永久是於古人之所當爲可爲而未爲者一一爲之矣  
一一爲之則古人之所憾我輩可以代爲釋而我輩之無  
憾卽質之古人亦當深爲許也且陵谷變遷從古無常安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六十三

知今日之浩浩齒齒者不復爲他日之臙臙眇眇耶又安  
知他日之臙臙眇眇時不將奉此柱此碣爲先生之千年  
華表也耶斯墓也殆與天柱並高雙瀑同永司空終不朽  
矣我輩仰止之思可以慰千百世後同有仰止之思者亦  
可以慰是不可無記同襄盛事例宜並書



國朝高荀僑麻氏先賢傳記

王官谷有天柱峯高插雲漢靈秀之氣甲於天下唐時司空圖建休休亭娛遊於此而麻氏六世孫諱繼正向籍青州爲承奉郎濠州司戶叅軍亦慕其地遂卜居於是然麻氏由來爰云舊族厥始祖嗣宗係唐金吾衛中郎將佐元宗戢韋氏亂有大勲焉嗣宗子藏珍珍子長吉封齊國公諡之文穆長吉子德修乃少宗伯其譜系所稱承議郎厲州團練副使者係德修之子溫夫今籍隸虞鄉承奉郎繼正卽溫夫子也迺由嗣宗遞傳以迄十六世麻紹先咸瑩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六十四

葬於吳閭村舊存碑碣亦約略可攷壬戌秋七月以男澤叙捧檄蒞茲土余同來任邸逮癸亥維夏有麻氏三十二世孫庠生昌宗丐予誌石并出其十四世祖諱革字信之別號貽溪先生集其文詞雄博頡驚抵禦前賢有河汾諸老詩標名其首而行於世更閱其家乘其十六世中登進士者三人有金時攝行宮六部主事騎都尉上谷縣開國男賜服金紫麻秉彛政事文章卓卓可誦又有邦憲則爲武略將軍河中府軍資庫副使弟邦寧武議將軍鳳翔縣令夫麻氏世系自唐宋以來洵甲第蟬聯簪纓綿亘復得

裔孫捐資勒石豎阡表誌則天柱峯麻姓家聲藉以艷稱  
不爲泯沒而蔑傳者不可謂非此爾是爲記

國朝梅雲騏修虞鄉縣學宮碑記

虞鄉爲古虞地或云舜先世所封則虞幕後國也或云禹於封商均外復封別子於虞此其地也說各不同而要介在蒲坂安邑間聖帝王風教之殊猶有存者且覽其山川前有中條拱其南大河環其外後有姚渠涑水以流其惡大華雷首峙其西太行王屋控其東境內五老王柱天柱諸峯鬱盤嶺萃王官雙瀑汨汨其來故鍾靈於人者往往樸茂秀良而發爲文章亦醇雅質實一軌法度地氣然也我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六十六

朝雍正八年析臨晉置虞鄉隸於蒲州府始分縣時廟學未立不更添設學官卽以臨晉訓導司其事十二年乃營大成殿及兩廡乾隆五年門堂始就歲辛卯余莅茲土循例謁廟集諸生講書明倫堂見堂就傾圮各神祠之載在祀典者未備而周垣且缺如大懼卽於茂草無以上副

聖主作人之至意癸巳春偕學博景君集紳士謀焉僉曰學之因陋就簡且三十年弟子員之就科舉者每科不下五六十人而素稱積學之士無一售者鹿鳴之

歌寂寂久不聞意者學宮之頽缺實職其咎歟遂乃衆心踴躍費不鳩而集工不速而成舊制之損壞者修之前工之未備者補之大成殿及兩廡各五楹戟門東西角門咸備門之旁神廚神庫各兩楹門以外名宦鄉賢各三楹此因其舊而修之者櫺星門內東南建文昌閣大成殿後西北建尊經閣複閣奉祀魁星前建崇聖祠三楹門一又於其前建門樓一額曰賢關其西改建明倫堂五楹堂後敬一亭三楹堂前東西齋房各三楹大門儀門俱備門之外建坊一又

另建節孝祠於崇聖祠西皆從前未有而創之者經始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工訖三十九年十月費約千有餘金工將落成適當甲午科鄉試學生之獲雋者三是實山川靈秀鬱極而發亦先聖之遺風餘澤綿綿延延以至於今余幸逢其時以蒞厥事而猶望後之司土司鐸者偕邑之弟子咸勉焉楷模君子之行發揮聖賢之傳必有卓然名世之士挺生其間增光學校當不僅以科第聯翩爲斯邑慶也是爲記旨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正月吉日

國朝周大儒會龍橋碑記

天地之秀萃於山水虞城南負條山千峯羅列蔚然秀也  
北纏涑水雖蜿蜒而來惜乎四時涸轍而文瀾不生焉城  
之西南隅有百梯泉發源於五老峯之東由山峽磬折經  
良前繞柏坡出谷分而爲二一自南而東一自南而北散  
漫無歸於城之風脉鮮有裨益已酉夏有地師來虞相其  
山水議於東南夾輔山建塔以象文筆由西北決濠而東  
使水有歸宿以迴墨浪所議誠是也奈北人不狎水性欲  
從西偏高壤處剗開新渠衆從之計其工費不下千金究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六十八

屬無成余因審其地利繞城有古濠年深淤塞舊迹猶存  
諭令順其勢而利導之而地師堅執不可謂東方形勢頗  
高水不能洩從余言將澤國虞也余曰不然余自有濬導  
培補之法在衆不能奪其議始定爰擇吉鳩工越月而告  
竣事半功倍俾二水分而復合同歸東注與文筆遙相掩  
映山水猶舊氣象更新因名之曰篆水河工成而造斯橋  
以便往來題曰會龍橋均有取於兩水會合之義斯役也  
雖不若杜預建時亦頗似相如題處庶幾山青水秀河嶽  
效靈或者爲佑文之一助也爰勤諸石以誌不朽

國朝李瑛現柳門空石記

余性愚拙嘗承先嚴訓足不履城市者蓋數十年庚寅春以徵書召至邑訪古蹟至后土祠見碧草中一石僵立高四尺許竅通四面不假雕琢紋成自然蒼古嶽崱絕不似近代物心竊異之詢諸耆老曰此柳門石也夫米南宮好石見奇石輒拜無論遠邇必置之几席間柳氏自漢晉以迄唐宋代有偉人皆以學行經濟顯卽旁通藝事於傅有之未聞有以嗜石傳者此石何以屹然於其門也或曰中條積石而成峻冠他山虞依山水載而出柳氏選焉門置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六十九

之非寶也何以異之然余思川嶽之氣醞釀數百年靈異奇特鍾於人不遺於物虞當隋唐時賢哲蔚起彪炳史冊卽柳氏一門建節食封者且數十人而此石亦出于其時夫豈偶然哉且余嘗遊檀道陟青石之嶂臨洪流之崖金沙石閃閃錯出峯巒拾磴五老諸峯張果馱蹄跡宛然石上想其佯死不應則天之詔殆石隱之流托仙術以自晦與已而踰蓮臺崎嶇四寨間截薛怪石猙獰不可名狀而連木石竅猶存山腰窺之如環然郭景純所謂百梯方降是也遂問道東亭谷上求胆礬洞下尋赭石囊數塊謀爲

滴露研硃之用而王官谷又在望矣率貽溪之澣謁表聖之堂遠望壁立千尺瀑布雙飛懸崖嵌石連莎滴水灑灑若雨及登天柱絕頂迴視檀道五老巘岼聯絡恍在几席之下天有八柱此其一乎又東歷石錐山雲氣飄緲劃然中分暫憇真人洞擊石鐘而還嗚呼陵谷變遷古今事同不同未可知約皆不異於古所云而玲瓏蒼古如此石者何以卒無一遇也卽謂此石在柳門爲天之紀盛也可已西初夏與襄修志事從司鐸 楊公重遊其地 公一見異之甚且謀移置學宮夫柳門有石石固以柳門傳今石移學宮柳門又以石傳矣余竊喜此石之久伏草莽而今幸得觀國之光也又喜 公之賞此石與余有同心也相與坐草茵唱和於其旁而新月啣山不覺自東而出是爲

記

藝文下

虞帝南風操

反彼三山兮商岳嵯峨天降五老兮近我來歌

唐李頎贈張元素先生

先生谷神者甲子焉能計自說軒轅時於今幾千歲寓遊  
城郭裏浪跡希夷際應物雲無心逢時舟不繫霞食斷火  
粒野服兼荷製白雲淨肌膚青松養身世韜精殊豹隱鍊  
質同蟬蛻忽去不知誰偶來寧有契二儀齊壽考六合隨  
休憩彭聃猶嬰孩松期且微細常聞穆天子更憶漢皇帝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七十一

親出萬乘尊將窮四海裔車徒徧草木錦帛招談說駿空  
往還三山轉虧蔽吾君感至德元老欣來詣受籙金殿開  
清齋玉堂閉笙歌迎拜首羽帳崇嚴衛禁柳垂香爐宮花  
拂仙袂祈年寶祚廣致福蒼生惠何必待龍髯鼎成方取  
濟

唐岑參送秘省虞校書赴虞鄉丞

花綬傍腰新關東縣欲春殘書厭科斗舊閣別麒麟虞坂  
臨官舍條山映吏人看君有知己坦腹向平津

唐姚係五老峰大明觀贈隱者



雲觀此山北與君攜手稀林端涉橫水洞口入斜暉乍見  
鸞鶴邇忽爲煙霧飛故人清和客默會琴心微丹術幸可  
授青龍當未歸悠悠乎生意此日復相違

唐韓愈條山蒼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紘紘去松柏在河崗

唐楊巨源五老峰下費君書院

解向花間栽碧松門前不負老人峰已將心事隨身隱認  
得溪雲第幾重

唐李商隱題道靜院

院在中條山唐虢州刺史王顏  
建後顏捨官居此今寫真存焉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七十二

紫府丹成化鶴羣青松手植變龍文壺中別有仙家日嶺  
上猶多隱士雲獨坐遺芳成故事蹇帷舊貌似元君自憐  
築室靈山下徒望朝嵐與夕曛

唐司空圖王官谷退樓

宦遊蕭索爲無能移住中條最上層得劔乍如添健僕亡  
書久似失良朋燕昭不是空憐馬支遁何妨亦愛鷹自致  
此身繩檢外肯教世路日兢兢

唐司空圖丁未歲歸王官谷

家山牢落戰塵西疋馬偷歸路已迷塚上卷旗人簇立花

邊移寨鳥驚啼本來薄俗輕文字却致中原動鼓鼙時取  
一壺間日月長歌深入武陵溪

唐司空圖王官谷

風荷似醉和花舞沙鳥無情伴客閒總是此中皆有恨更  
堪微雨半遮山

荷塘煙罩小齋虛景物皆宜入畫圖盡日無人只高臥一  
雙白鳥隔沙廚

唐司空圖歸王官谷次年作

亂後燒殘滿架書峰前猶自戀吾廬忘機漸喜逢人少覽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七十三

鏡空憐待鶴疎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酣歌  
自適逃名久不必門多長者車

唐司空圖休休亭

且喜安能保那堪病更憂可憐藜杖者眞箇種瓜侯

唐司空圖修史亭五首

山前鄰叟去紛紛獨強衰羸愛杜門漸覺一家看冷落地  
爐生火自溫存

甘心七十且酣歌自算平生幸已多不似香山白居易晚  
將心事著禪魔

烏紗巾上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誰料平生臂鷹手挑  
燈自送佛前錢

少年已慣擲年光時節催驅獨不忙今日無疑亦無病前  
程無事擾醫王

籬落輕寒整頓新雪晴步履會諸鄰自從南至歌風頂始  
見人煙外有人

宋王禹偁五老峰

轟轟拂星榆崢嶸與衆殊精靈犇昂宿神異載河圖捧曰  
光先及參天禮不趨綠蘿供組綬清籟獻笙竽淺雨遙霑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七十四

華微風下照蒲僧窻分未定郡閣占應俱莫莫雲交袂霏  
霏雪映鬚巨靈羞未壯玉女願爲奴磊落工難盡參差德  
不孤兒童溪石小几杖澗冰枯洞鄙三茅隱山嫌四皓逋  
分形皆自立倒影要誰扶將數慚同漢臣名合贊虞嵩峰  
眞樹黨天柱大無徒安得隨人意移將近帝都吾君處南  
面萬歲一齊呼

宋王禹偁中條山

崛起巨流邊奔騰欲上天遠臨滄海盡高與太行連大塊  
橫爲脊他山立似拳土膏經舜耒石險任秦鞭洞黑狂吹

雨峰青冷罩烟殿荒壇社絕寺古柏梯懸崦漏微茫雪巖  
垂淅瀝泉迸根通砥柱斜徑入閒田北笑恒藏寶西輕華  
聳蓮三門遙托迹五老迥差肩落實樵夫拾靈根本草傳  
柱空擎鴈塔倒影蓋漁船繪畫終無手封崇必有年鹽池  
浮翠靄蓮澤媚漪漣陰壑乖龍蟄枯杉凍虺穿圖經標數  
郡神異產羣賢呼壽嵩何諂升中岱豈專斯文如已矣此  
地可終焉暫看猶銷病頻登合得仙許昌休自負吾什亦  
銘鐫

宋司馬光柏梯寺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七十五

鑿石開溪峻登崖置閣危笑談空谷應步武白雲隨衆壑  
如翻浪鄰州若布碁何當遂棲隱身世兩相遺

宋俞允貽溪懷古十首

有序

唐衰全忠僭竊士之有忠義之心者皆深嫉之而能灑  
然脫去不污其身得全其節者表聖一人而已予令於  
虞表聖之居適在境內造其祠拜其像想慕其平生爲  
之賦王官谷十詠以發揚其潛德奈何士之知表聖者  
以休休莫莫而止耳予近得表聖一鳴全集觀之至於  
一歌一詠一亭一榭意皆有謂非若世之隱者自棄於

山林之中無心於及物也信乎全出處之大節踵夷齊之高風矣復成貽溪懷古十篇以表聖之德固不待夫歌咏而後見於世人之知與不知豈足惜哉然予區區反覆之若是者蓋示其仰慕之切也詠其名而揚其實庶幾有激於貪懦將歸寫於休休亭以遺谷中之民使春秋社會樵童牧子相與歌於祠之下以奉先生之祀雖愚夫愚婦皆知先生之德久而不忘其祀焉

濯纓亭

皎皎居士纓豈有塵可濯愛茲滄浪清偶以斯名托轉谷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七十六

羣鴿歸衝岸游魚躍簷頭碧梧枝秋來垂影薄

覽照亭

杖藜高山頭歷覽衆景會泰華屹若屏黃河瀉如帶幽懷  
逐冥鴻萬事寄天籟不見玉京春荒煙起蕭艾

三詔堂

猛虎正橫行孤猿發長嘯名高世人聞三枉鶴書詔借笏  
趨朝叅天意獨難料咫尺首陽山清光靜相照

瑩心亭

妖氣滿世間瑩心茲得地瀑布巖前飛勢猛鷗鳥避洗滌

無纖塵澄虛全浩氣清風林表來千載有餘意

九籥室

僊術秘丹經昔人藏九籥幽棲白雲根保此一爐藥吟殘  
溪雨來夢斷巖花落萬慮正坐忘未能看舞鶴

修史亭

吁哉土德衰羣姦恣蝨賊欲加蕭斧誅修史乃其職誰知  
深山中法若春秋直俄驚濟陰變絕筆幽巖側

擬綸亭

大廈不可扶誥命已云絕老臣坐深林有淚化爲血擬成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七十七

絲綸言救世心獨切溪流今尙清夜夜澄孤月

掛鶴臺

汚俗正朋亾歸來臥空谷養鶴不成雙相從守幽獨素羽  
信非羣孤唳杳無續高臺委荒榛追想人如玉

一鳴窻

天寒松柏青廡間騏驥老瀟灑竹窻前超然鳴以道惟有  
巖上月時來伴幽討茲意不可忘還將拾殘菁

東渠臺

二渠日夜流利厚爭所起先生坐東亭立法書在紙老農

到今守後來誰敢毀斯人不可見空聽竹間水

金元好問虞鄉麻長官成趣園二首

鑿池水交流築屋山四繞衡門在人境三徑深以悄中庭  
八九樹晨坐聽百鳥人生信多慮長寢客未了虛舟有天  
遊我定物自擾豈不與世竝自是萬物表達觀無不可言  
外當境曉

蹉跎匡山游爛漫彭澤酒慨然千載上懷我平生友夫君  
負奇節劒氣鬱星斗爲吏非所堪徑去如避走王官唐以  
還寂寞蓋已久柴車君來隱清風動林藪至今溪上詩往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七十八

往在人口淵明不可作此土寧復有

元王惲虞鄉道中

中條如畫色蒼蒼雨過晴嵐帶夕光望入王官饒水竹路  
經虞坂乍耕桑未容巖桂相招隱自笑微官有底忙多謝  
曉風驅暑退笠簷吹作馬頭涼

明薛瑄登中條東頂

魏國中條此盡頭登臨暇日興悠悠兩崖勢轉黃流靜萬  
壑聲寒碧樹秋官舍飛甍臨遠谷琳宮細路繞層邱風光  
滿目皆吾土逸氣飄然總勝遊

明楊博五姓湖歌

曉披五老峯上雲晚釣五姓湖中鯉忽逢漁父三五人問  
是五姓誰家子自云無姓亦無名世代相傳常釣此月落  
天昏駕小舟從來未見風波起得魚心自安無魚心亦喜  
公昔提兵在薊門單干繫頸呼韓死頗聞飛語轉流傳彫  
弓幾付東流水東流水真可笑何如相將日垂釣白雲冉冉  
生元鶴雙雙叫極地與窮天居然不盡其中妙

明王崇古同諸友泛五姓湖夜宿延祚寺

芳湖尚憶昔年遊水色天光接素秋歸去幸逢金石友重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七十九  
來同泛木欄舟白蓮一望能超悟綠酒頻斟頓解憂禪榻  
高懸消永夜清風明月共悠悠

明王溱王官谷二首

中條何逶迤天柱鬱嶙峋西指重華都世遠見隱淪矯矯  
司空子誰能識其真高踪耿不滅并遊屬早春北山有松  
柏南山有荆榛所托原不偶孤嘯傷心神

了了亦高士移家入王官風流曰已遠邈焉不可干清清  
濯纓水鬱鬱採薇山人生各有適所慮非飢寒賤者豈皆  
素貴者豈皆完哲人敦素履被褐詠考槃翛翛雙白鶴凌



風起高翰

明張佳胤望方山

選勝徵前牒方山蹟著奇湖搖千壁動雲斂萬峰移高嶺  
平如掌洪流注似卮百梯誰獨往五老自相隨倚杖天何  
近尋源路轉疑孤懷勞極目爽氣自支頤石鼓鳴深洞鴛  
漿灌紫芝郵驂行倦矣林鶴怨淒其瑶草非難拾桃谿會  
有時芙蓉秋露好合與地靈期

明張四維鴛漿泉

中經富名山蜿蜒帶河澗造化剖幽藏邱索標霸致時峰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八十

竦湖陰高指觜觶次南望揖嶽蓮連岑近相避絕頂有神  
泉泱濟含元氣澄泓滿不溢燠潦邈不異雲漢凝清暉灑  
露奪甘味厥惟帝臺珍鴛漿自昔誌頃余釋塵鞅鄉山恣  
容裔尋此奇勝蹤疑爲鬼神秘秋波浸空碧曉月弄山翠  
躋攀日無休吟賞夜不寐拄杖龍所化恰與直源值膏濡  
草木蓄氣烝川原媚恍覩九僊境快我千古意振衣天宇  
潤鳴絃水脈沸迴眺飛僊洞巖壑下無地信宿愴忘歸蒼  
茫結幽契玉池授丹訣潮音闋未試靈液欣可托永言滌  
心累

明張循占遊中條

積雨林巒青靄曉蟬聲忽送涼風早苦竹何年長玉枝空  
山漫自尋瑤草瑤草碧澗深仙人贈我紫霞琴彈來  
不作人間曲谿谷皆流太古音太古山川氣磅礴興來攜  
杖凌丹壑到處紅塵有是非羣真爲我開元籥玉柱孤峰  
景最奇千章松柏護神祠天風颭颭吹毛骨一望三山生  
遠思

國朝王含光五老峰

虞鄉西南五老峰一峰一朵玉芙蓉層城亂插櫻桃樹絕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八十一

頂斜簷羅漢松中峰孤秀凌空起轟轟去天一握耳四峰  
却立不敢前儼然商皓翊帝子羅列石筍似兒孫或載雲  
旗驂駮馭我欲步虛叩僊寰絕巘蘿颭不可攀但見流風  
吹素氣懸泉飛薄夏珮環玉竇穹嵌鐘乳滴香雨溟濛非  
人間西過林坳登欹石道人指點羅公迹柯爛丹成去不  
迴至今樵者聞流奕月照前峰雲影飛相傳半是蓬萊客  
一壺山酒謝山靈空翠撲人衣帶青野鶴歸來憐華表仙  
翁何處化流星恍惚不知歸路在谿烟花樹雨冥冥

國朝王士正中條山下作

中條初日上嵐彩變朝昏芳樹重重塢流泉曲曲村河流  
趨砥柱山勢鎖關門借問王官谷貽溪跡尙存

國朝介孝璠王官秋望

祠外高樓日影斜秋鴻飛盡見天涯王官亦是論兵地父  
老誰傳賣酒家萬嶂烟霜全晉樹千年風雨晚唐花黃河  
只在諸峰下烽火難尋海上槎

國朝吳雯虞鄉道中口號

千仞飛泉下石門嵐光霞彩變朝昏樵人笑指司空谷浣  
女方歸洗馬村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八十二

紫翠紛紛入夕霞石林東去有人家木棉花落稼將熟猶  
見黃牛翻水車

舍南舍北蔓寒瓜東門有池方漚麻老農何處牽黃犢行  
過一灣紅蓼花

天柱峰

空谷良非遠招攜亦自豪轉忘千徑曲陡見一峰高峻欲  
卑三詔尊將俯六鰲崇巖眞可仰一爲薦溪毛

東瀑布

東嶺鬱龍從逶迤下玉龍香巖通一綫雲窟簇諸峯石髓

飛逾冽天漿挹更濃捫蘿發長嘯初日著高春

西瀑布

坐臥西巖下層冰落絳崖三春長夢雨十月忽聞雷到眼  
雲光近當頭鴈語哀何須浣冰雪姑射有靈胎

國朝陳奕禧金牛村外

倦眼開跌坐勞筋息軟莎雪峰摩詰秀村樹郭熙多春色  
憐吟興裝囊負薜蘿相招得劉墮旅語一消磨

畱題金牛寺

草坪山下路古寺號金牛父老曾知我盤餐喜暫畱俗淳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八十三

思卜隱壑好築丹邱曠世誰知感貽溪水尚流

國朝王錫佑仙姑洞

爭傳白石洞竟屬仙女家至今溪上樹樹樹多琪花

雙人石

萬古屹相向俯窺空一切此山多蕨薇定是首陽客

國朝劉培元將去虞邑告神廟

年餘承乏邑初新上愧皇恩下愧民惟有寸心神可表去  
時更勝到時貧

國朝喬光烈五姓湖

湖光千頃渺煙波圖畫相看竟若何遠岸堤長春樹暗晴  
天沙暖浴鳧多詩情處處臨風好漁笛聲聲向晚過一曲  
滄浪清興足不知誰和扣舷歌

王官谷懷司空侍郎

王官高隱處千載懷司空舊跡迷春草孤標羨冥鴻浮雲  
雙過鳥飛瀑兩垂虹亭上纓堪濯臨流獨溯風

柿林紅葉

故教青女夜相催萬樹千林錦作堆見說絳河無路到分  
明身入茜霞來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八十四

盡把珊瑚映夕曛瑤仙齊著石榴裙無邊紅樹多情思遮  
斷青山鎖白雲

國朝德勝重陽日遊石佛寺

寺僻登臨遠樓高望眼寬秋深山骨瘦霜滿柿林丹客亦  
饒幽興僧頗著達觀茱萸誰記取邨酒倍情歡

國朝王桂北斗坪

爲愛南山好來涉北斗坪去天無尺五搔首若爲情

故邨話舊

我本此中生骯髒厭蓬累南登衡嶽巔北渡桑乾水上下

四十年縱橫一萬里  
竭來頭空白  
鼯鼠無長技  
近作入山計  
仍未得爾爾  
偶遇舊壠人  
量不計牙齒  
豈知今父老  
尚憶樂孺子  
苦邀具盤餐  
歸裝問不已  
自誇長兒孫  
不勞杖馬箠  
萍浮滄溟間  
茫茫何所止  
感君故人情  
藥石有如是  
斷擬賣長鋏  
買牛還耕此

憶家

虞鄉南畔憶吾家  
十里青山帶郭斜  
繞屋溪流偏曲曲  
隔林幽鳥故啞啞  
花光亂眼四峰照  
草色侵衣三面遮  
指日更添歸去我  
荷鋤把卷問桑麻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八十五

國朝王恭先王官瀑布

王官峰頂水潺潺  
直下奔流杳靄間  
千尺恍疑飛白練  
一條真是界青山  
溜穿潭底蛟龍舞  
波漾磯頭鷗鷺閑  
不用臨流解纓弁  
早將明鏡悔塵顏

國朝樊初荀巳未十月寓虞鄉東嶽廟道院七宿二

十日欲歸蒲署阻雪

朔風吹雪下檐牙  
聲撼高林徹曉譁  
竹豈畱人低却掃  
煙偏戀客影週遮  
飛來謝女重重絮  
散作維摩片片花  
萬里同雲當晝暝  
蕭條古木一寒鴉

國朝周大儒虞齋卽事

繞城如帶氣如旋縹緲晴嵐起曙煙篆水潑洄文浪遠條  
峰疊嶂彩雲翩萬家星錯熙皞象百井泉流和煦天下里  
風淳存太樸南薰滿座頌 虞絃

自記

竹馬迎來幾度年邊城猶是舊山川烹鮮治績慚陶美拯  
溺慈祥羨賈賢入世何知逢世路清心還自問心田非徒  
雅慕名高潔一片浮雲任往還

國朝張應奎五姓漁舟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八十六

湖上問漁人君家在何處自從百道來掉舟隨煙霧得魚  
復奚爲鼓枻灘頭去

靈峰皓月

樵牧下西巖林煙變昏曉玉柱暗支撐待月東山小徘徊  
到中天靈光徹四表

國朝尚鳴鸞百梯紅葉

洛陽二月天何如秋容美金風動寒林霞光隨樹起遠寺  
燒赤城絳雲曳玉女莫將百梯山誤當花村指

柏林雨錢

青錢選漢唐紛作柏林雨豈鑄山人而無爐煙所貫朽  
不可穿簾織爲吞吐僧雛慣拾來相顧數太古  
補遺

金麻革歸潛堂爲劉景叔賦

逃淵魚深處避弋鴻冥飛古來賢達士亦復歌採薇南山  
先廬在兵塵悵睽違山空無人居惟見草木肥翩然千歲  
鶴一朝往來歸新築臨渾水行逕窈以微清流鳴前除白  
雲入晨扉迴顧陵谷遷萬事倏已非看書入理奧得句窮  
天機前路正白迫此道尙可幾殷勤抱中璧黽勉畱餘輝  
虞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下

八十七

第恐遯世志還負習隱譏永懷泉上石一觴與君揮惜無  
凌風翰遐舉非所希

金陳庾醉經齋爲麻長官賦

一作周昂

詩書讀破自融神不羨雲庵麴米舂黃卷至今眞味在莫  
將糟粕待前人

明胡澗五老峰訪張赤脚

萬木蕭蕭興未窮河東山北水雲濃分明記得經由處只  
在中條第一峰



